

丁一中，亦名丁肖鹤，丁少鹤，据《泉州府志》称，明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始任泉州府（海防）同知（亦即郡丞，副职），江苏丹阳人。著有《鹤鸣集》《海防策》。为当时闽地著名儒士。丁一中身为泉州府同知，曾遍游闽南名山古寺，留下不少石刻笔迹。厦门鼓浪屿“鼓浪洞天”四字为丁一中所题。

厦门胡里山炮台在厦门岛南端胡里山海滨，有一尊建于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的重60吨的大炮，被誉为“世界古炮之王”。早在明代，胡里山就是这条海岸线的突兀险要处。在其西侧有一巨石上面刻着一首七绝：“渡海寻山意若何，登山观海兴尤多。振衣独立秋无际，万里沧溟静不波。”这首诗是丁一中于明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秋九月六日到此手书。厦门人认为胡里山作为军事要塞的同时，又是一个登山观海，寻芳探胜的大好去处，古人早就发现并重视它的价值，为此着意利用开发。

厦门鼓浪屿就是因他所书石刻而得名的。1573年，丁一中来到嘉禾屿（今厦门），游鼓浪屿，临日光岩，在岩壁勒下“鼓浪洞天”四个大字，由此成为鼓浪屿的正式命名。“鼓浪洞天”的左侧“鹭江第一”四字是清道光进士林鍼所写，“鹭江第一”上方“天风海涛”四字是民国四年许世英（晚清遗臣福建巡按使）所写。三幅石刻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，气势非凡。

同安汤头亭同安深青镇南莲花村汤头亭，相传名医吴真人用汤岸温泉水治愈泉州乡民疫病而名声大噪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丁一中来到此地，这里是漳泉驿道必经之地，有客店，投宿的旅客可以洗温水澡。丁一中在汤岸温泉洗了澡。顿觉神清气爽，提笔作《温泉铭》。在铭文里，丁一中赞颂温泉不出在城市，不出在山林，而出在田野上、大路旁，种田的农人和过路的脚夫，不用柴火烧水，便能痛痛快快地洗热水澡。这是天地赐给平民百姓的恩惠。并说他曾经在这温泉洗澡，享受到和庶民们同样的乐趣，心中甚感喜悦。丁一中所书《温泉铭》碑石，碑高200厘米，宽70厘米，厚15厘米，被安放在专建的亭子里，为市属重点保护文物。

同安白云岩寺，位于同安古城西侧约五公里处，一峰独秀，屏护着千年古城同安。丁一中初踏西山，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，直冲眼帘。顺着蜿蜒的盘山小道曲折而上，道路两旁怪石林立，满山遍野，郁郁葱葱，九转十八弯，云雾缭绕间，听松涛阵阵，气象万千，极目远眺，海天一色，尽收眼底。乃在白云岩寺左侧巨石上欣然成诗：“古寺西岩紫翠间，独移飞盖入松关。自知灵镜遗探讨，空愧尘途数往还。碧涧暂时清容思，白云长日伴僧闲。振衣更蹑层峰顶，天海青苍照素颜。”署名少鹤丁一中。

两年后，浙江道御史刘存德还乡到此，看到丁一中诗刻，有感而发，和丁一中七律一首：“龙宫掩映碧云间，南北高峰耸两关。绝壑风回无鸟度，断炉火活有僧还。青郊路接平芜远，白社身随化鹤闲。极目尽窥沧海外，放歌聊以振颓颜。”丁、刘二人这两首律诗雄浑、苍劲，书法俊美，行云流水，潇洒自如，被后人誉为游西山诗作的冠冕。

万历年间，曾任刑部左侍郎的同安乡贤洪朝选接踵而来，登临西山，写下了《游西山岩次石上韵》一首：“殿宇参差霄汉间，苍松白石护禅关。茫茫远水征帆杳，片片轻霞夕鸟还。已觉浮生如梦过，几时行脚似僧闲。山厨且暖松根火，暂倒壶觞一解颜。”洪朝选当时受朝廷迫害，此诗未刻于石上，而被收录于《同安县志·艺文志》中，随后西山声名大噪，成了文人雅士登高抒怀之所在。

丁一中虽籍贯江苏丹阳但供职异地。他勤于职守，清正廉洁。为官一任，造福四方。庶民赞颂，口碑甚佳。《志书》屡见记述，值得后人纪念。





南居益(?—1644),万历年间进士,由刑部主事累升至按察使,左右布政使。后擢为右副都御史,巡抚福建。后宦官魏忠贤当道,排挤居益,削职归。然福建人民念其大德,在澎湖及平远台为之建立生祠。崇祯元年(1628年)起,为户部右侍郎,总督仓场,后代张凤翔为工部尚书,不久削籍归乡。十六年(1643年),李自成攻克渭南,迫降不从,次年绝食而死。

在郑成功之前,明朝已经有过两次对荷战争,这给郑成功后来一举收复台湾,奠定了基础。

第一次是1604年。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(Wybrand Van Warwijck),于此年夏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,当时正值夏季,明驻军已撤回大陆,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“占领”了澎湖。后来,明朝政府派沈有容出战,结果大胜。在沈有容的武力威逼下,荷兰人离开澎湖。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“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”,这块石碑已经四百多岁,是公认的“全台第一古碑”。

第二次是1622年。荷兰人卷土重来,他们选择了18年前的澎湖,1622年7月11日,雷耶斯佐恩率舰队以士兵900人登陆澎湖。(这时正好明军汛兵又撤回大陆的空白期)。侵占澎湖后,在上面建设了大量的工事要塞。

1623年8月,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。次年正月,40艘战舰运载着两千明军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,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,发动了猛烈进攻。荷兰人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,成功地阻止了明军的进攻。

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,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集结了超过一万名的明军和近200条战船。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,攻击荷兰战舰,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。另外,明军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垒填碎石排列为阵,白天作为掩体休息或发炮,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。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。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,扬言再不走就用砂石填平澎湖湾。荷兰人终于支撑不住,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离去。

这两次明朝政府对荷兰侵略者的战争,都以完胜告终。特别是第二次对荷战争的经验,为郑成功彻底打走荷兰侵略者提供了很好的战争蓝本。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福建巡抚南居益。

南居益明代后期任福建巡抚,他在军事上有杰出的才能,在文学上同样有很高造诣。他在福建督师时留下大量诗文。天启三年(1623年),南居益登临日光岩题诗“……岩际悬龙窟,寰中构蜃楼。……因逢彼岸僧”由诗句可知,此时日光岩不单单有“岩际悬龙窟”的石室,还在岩上构筑“蜃楼”,而且住锡的已是“彼岸僧”比丘。写鼓浪屿的诗《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寤之池直夫》如下:

须弥藏芥子,大块得浮邱。岩际悬龙窟,寰中构蜃楼。

野人惊问客,此地只邻鸥。归路应无路,十洲第几洲?

……

诗名中说到的两个人,谢寤之在池显方的和韵中被称作谢简之,应为同一人,而池显方即南居益诗名中的另一人,池直夫。池显方,字直夫,号玉屏子,明末厦门人,工诗文,隐居鼓浪屿。著有《晃岩集》等。《晃岩集》是厦门现存年代最久远的诗集。

池显方有对南居益《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寤之池直夫》的和韵,《陪南思受谢简之登鼓浪屿和中丞韵》中丞即为南居益。诗如下:

虽小亦门户,如何不一登?新城盘曲折,古寺倚层层。易服瞞村老,寻香妒野僧。渡澎诸战舰,帆展候风乘。

残石伐将尽,惟余一古邱。烟开生远岫,潮至乱平畴。去岁如遭虎,今年在狎鸥。全凭藩屏力,吾得卧沧州。

南居益的诗通篇写的都是闲淡优雅的隐士生活,这正是战争后带来的安定、乐居的生活的写照。池显方的诗“渡澎诸战舰”,说的便是天启四年(1624年)南居益率师从厦门出发,赴澎湖抗击荷兰军队的事实。另外“去岁如遭虎”这句下面诗人有注“曾被红夷烧屋”,是指天启三年,荷兰侵略者进犯厦门,鼓浪屿“被红夷烧毁”(《厦门志》)。池显方在日光岩所筑“晃园”也毁于此。故而有此一句。





池显方，字直夫，号玉屏子，明末厦门人，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举人，后参加应天府考试，以老母须奉养不做官，隐居鼓浪屿。

一生工诗文，喜游山川，结于玉屏端山，与董其昌、何乔远、黄道周等名士交谊甚深，时在一起唱和。著有《玉屏集》《晃岩集》《光南集》《南参集》等。其中《晃岩集》是厦门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诗文集，是明朝善本，图书版本价值很高。

池显方赠与意大利天主教传士艾儒略的诗作，收录于《帝京景物略》一书中。

池显方和明代台海地区抗荷入侵的主帅南居益深有交情。彼此在鼓浪屿有诗歌唱和。

南居益，字思受，陕西渭南人。明代后期任福建巡抚。他不仅在军事上有杰出的才能，在文学上同样有不凡的造诣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文武双才。

1623年8月，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，11月，以计焚毁荷兰战舰一艘，生擒52人，斩杀8人。次年正月，40艘战舰运载着两千明军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，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，发动了猛烈进攻。荷兰人毕竟是一支惯战之师，他们收缩至风柜城，此地三面临海，只有一面着陆。荷兰军队在陆路挖深壕为障，以战舰控制海上，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，成功地阻止了明军的进攻。

见攻坚不下，明军也在澎湖筑石城，双方对峙，相互攻击。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，指挥各处明军集结，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竟集结了超过一万名的明军和近200条战船。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，攻击荷兰战舰，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。另外，明军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壘填碎石排列为阵，白天作为掩体休息或发炮，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。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。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，扬言再不走就用砂石填平澎湖湾。

荷兰人号称“纵横七海”，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，最终终于支撑不住，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，灰溜溜的“扬帆去”。明史载，在达成协议后，荷兰副将高文律等十二人拒绝服从命令，“据高楼自守”，最后被全部捕获，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“献俘于朝”，以他们的耻辱为第二次明荷间的交手画上了句号。

如今我们能看到南居益在福建督师时留下的大量诗文，其中就有写到鼓浪屿的诗一首，即《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寤之池直夫》：

须弥藏芥子，大块得浮邱。岩际悬龙窟，寰中构蜃楼。野人惊问客，此地只邻鸥。归路应无路，十洲第几洲？

一水分烟桥，沙舟客共登。崇岩参佛古，仄径蹑云层。遂作凭虚观，因逢彼岸僧。何能抛绂冕，长此覓三乘。

池显方有对南居益《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寤之池直夫》的和韵——《陪南思受谢简之登鼓浪屿和中丞韵》，中丞即为南居益。

诗如下：

虽小亦门户，如何不一登？新城盘曲折，古寺倚斜层。易服瞞村老，寻香妒野僧。渡澎诸战舰，帆展候风乘。

残石伐将尽，惟余一古邱。烟开生远岫，潮至乱平畴。去岁如遭虎，今年在狎鸥。全凭藩屏力，吾得卧沧州。

南居益和池显方的诗，特别是池显方的诗，给予了我们关于南居益的那场战争的许多信息。南居益的诗没有过多的去谈论战争，通篇写的都是闲淡优雅的隐士生活。而这正是由于战争的结果，带来的安定、乐居的生活写照。池显方的诗中，却给了我们很多直抒战争的句子。例如“渡澎诸战舰”这里说的便是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南居益将要率师从厦门出发，赴澎湖抗击荷兰军队的事实。另外“去岁如遭虎”这句下面诗人有注：“曾被红夷烧屋”，说的是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，荷兰侵略者进犯厦门，鼓浪屿“被红夷烧毁”（《厦门志》）。池直夫在日光岩所筑“晃园”也毁于此时。故而有此一句，说其情形。



洪旭（1605—1666），字念慈，号九峰，明末将领。福建同安人。明郑时期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师兵官（兵部尚书）忠振侯。

洪旭起初为明总兵官郑芝龙的部将，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由隆武帝朱聿键晋封为忠振伯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郑芝龙降清后，归依郑成功，举义抗清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郑成功承制设六官，以洪旭为户官，旋改任水师右军、水师总督，会中提督甘辉取舟山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郑成功北伐，以洪旭兼理兵官，同黄廷、郑泰一起留守金厦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清军攻打厦门，郑成功与洪旭大破清军。

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郑成功率军东征台湾，命洪旭辅佐世子郑经留守思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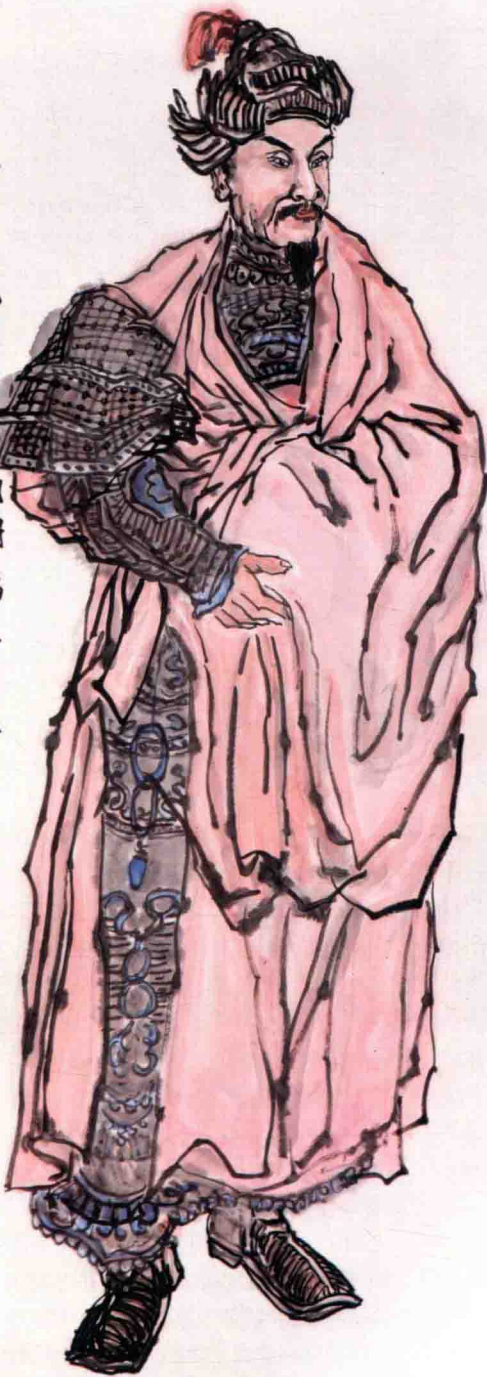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五月郑成功逝世后，洪旭请郑经率兵渡台靖难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正月，郑经从台湾返回思明。六月，以其伯父郑泰支持黄昭拥郑袭拒己，假意置酒邀郑泰议事，伏甲兵而杀之。郑泰死后，其弟郑鸣骏、子郑绩绪即率所部入泉州降清。十月，清廷调集大军，会合投诚诸军及荷兰舰队进攻金、厦，郑经不敌，退守铜山（今东山县）。这时，耿继茂、李率泰又遣人议抚，郑经仍执前议，声言：“若欲削发、登岸，虽死不允。”

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三月，在许多将领叛去的情况下，郑经与洪旭等率师东渡，于初十日抵达台湾。到达台湾后，郑经继承郑成功的政策，分配诸镇垦荒，寓兵于农。在台湾建立行政体制，设立六部管理政务。把政事委于陈永华。陈永华善治国，督诸镇垦田，栽种五谷，插蔗煮糖，修堤晒盐，广事兴贩，国用日足。又采纳陈永华“建圣庙，立学校”的建议，并以陈永华为主筹办学院，“自此台人始知学”。

在东渡台湾之后，郑经还接纳洪旭“文事、武备，两者不可缺一”的建议，洪旭建议郑经设置军队驻守澎湖，并且训练军队，加强台湾防卫，令各镇于农隙时教习武艺，“春、秋操练阵法”；并撤各镇，入深山采办桅舵，修葺、兴造船舰。平时装载货物，兴贩各国，派遣商船到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通商。从此，“台湾日盛，田畴市肆，不让内地”。

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八月，洪旭因为忧劳过度染寒疾逝世。

洪旭（1605—1666），字念慈，号九峰，福建同安人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由隆武帝朱聿键晋封为忠振伯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郑芝龙降清后，归依郑成功，举义抗清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郑成功承制设六官，以洪旭为户官，旋改任水师右军、水师总督，会中提督甘辉取舟山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郑成功北伐，以洪旭兼理兵官，同黄廷、郑泰一起留守金厦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清军攻打厦门，郑成功与洪旭大破清军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郑成功率军东征台湾，命洪旭辅佐世子郑经留守思明。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五月郑成功逝世后，洪旭请郑经率兵渡台靖难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正月，郑经从台湾返回思明。六月，以其伯父郑泰支持黄昭拥郑袭拒己，假意置酒邀郑泰议事，伏甲兵而杀之。郑泰死后，其弟郑鸣骏、子郑绩绪即率所部入泉州降清。十月，清廷调集大军，会合投诚诸军及荷兰舰队进攻金、厦，郑经不敌，退守铜山（今东山县）。这时，耿继茂、李率泰又遣人议抚，郑经仍执前议，声言：“若欲削发、登岸，虽死不允。”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三月，在许多将领叛去的情况下，郑经与洪旭等率师东渡，于初十日抵达台湾。到达台湾后，郑经继承郑成功的政策，分配诸镇垦荒，寓兵于农。在台湾建立行政体制，设立六部管理政务。把政事委于陈永华。陈永华善治国，督诸镇垦田，栽种五谷，插蔗煮糖，修堤晒盐，广事兴贩，国用日足。又采纳陈永华“建圣庙，立学校”的建议，并以陈永华为主筹办学院，“自此台人始知学”。在东渡台湾之后，郑经还接纳洪旭“文事、武备，两者不可缺一”的建议，洪旭建议郑经设置军队驻守澎湖，并且训练军队，加强台湾防卫，令各镇于农隙时教习武艺，“春、秋操练阵法”；并撤各镇，入深山采办桅舵，修葺、兴造船舰。平时装载货物，兴贩各国，派遣商船到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通商。从此，“台湾日盛，田畴市肆，不让内地”。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八月，洪旭因为忧劳过度染寒疾逝世。



陳澤（一六七—一六七四）福建海澄人，鄭成功
復台名將。曾徑主持攻台戰船之建造，鄭
成功收復台灣後，陳澤跟隨鄭成功到
台灣各地視察。他立於台灣推廣陸路
生產技術，為抗清民族，首倡生聚地，卓有
成績。鄭成功病逝後，陳澤繼續輔佐鄭經。圖史



陈泽（1617—1674），字濯源，海澄县霞寮社（今龙海市浮宫镇下寮村）人，是郑成功帐下驱虏复台名将。

1647年（顺治四年，南明永历元年），郑成功在闽南招兵买马时，陈泽便前往投奔。他立下许多战功，很快便被郑成功提升为信武营统领。1661年（清顺治十八年，南明永历十五年），郑成功东渡台湾驱逐荷夷。陈泽带领战士前往龙池岩砍伐参天古木造船，并在白礁村招募300多名青年，编成忠贞军。打退荷兰侵略军的多次猖狂进攻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，陈泽跟着郑成功到台湾各地视察，安抚台湾人民，鼓励他们发展农牧业。

1674年（康熙十三年，南明永历二十八年），在清廷爆发三藩之乱之后，陈泽随郑经带兵渡海入厦门，不久逝世。



楊朝棟（？—1661），鄭成功部將，本名曹文龍。
一六六一年，鄭成功欲攻台時，楊朝棟力排眾議，極力
贊成。鄭成功攻占台灣后，特任命其為台灣承天府
首任府尹，因而他也成為台灣首任地方知府。后
因克扣軍糧，連同家屬遭鄭成功誅殺。周曼昇記。

杨朝栋（？—1661），郑成功部将，台湾赤崁开府后的首任知府。杨朝栋为郑成功部将，本名曹文龙。本于郑彩麾下任部将，1650年投靠郑成功，并因累功至五军戎政。1661年，郑成功欲攻台时，杨朝栋力排众议，极度赞成。郑成功攻占台湾后，特任命其台湾承天府首任府尹。他也是台湾首位地方知府。12月，他因克扣军粮，连同家属，遭郑成功诛杀。

张煌言（1620—1664），汉族，南明将领、诗人、民族英雄。字玄著，号苍水。浙江鄞县人。崇祿举人。南京失守后，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。后奉鲁王，联络13家农民军，并与郑成功配合，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，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。至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见大势已去，隐居不出，被俘后遭杀害。

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。其时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，建立郑氏政权。而鲁王则身居金门，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“礼数日薄”。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，且“岁时供亿”不绝，但又“虑成功疑”，故“十年不敢入谒”鲁王。待到张煌言“及闻桂王败亡”后，便“上启鲁王，将奉以号召”。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。五月，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，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。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。这时，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，再次写信招降，张煌言不为所动，并回信拒绝。

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。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，悲痛欲绝，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，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。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，驾一条小舟，登上南田岛（今浙江象山以南）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，小岛孤悬“海中，荒瘠无人烟，南汉港通舟，北倚山，人不能上”，张煌言就在岛上，“结茅而处”，暂时得以栖身。岛上不出产粮食，只能化装外出购买。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、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，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、朱家尖一带，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，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。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，清兵出其不意地闯入张煌言居室，将张煌言、罗纶以及部属叶金、王发，侍者杨冠玉等人擒获。

张煌言被俘后，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，在押解途中，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。

1664年10月25日（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），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。当他赴刑场时，大义凛然，面无惧色，抬头举目望见吴山，叹息说：“大好江山，可惜沦于腥膻！”就义前，赋《绝命诗》一首：“我年适五九，偏逢九月七。大厦已不支，成仁万事毕。”临刑时，他“坐而受刃”，拒绝跪而受戮。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。而在此之前两天，张煌言的夫人和唯一的儿子亦在镇江被杀害。为了不使他绝后，由张煌言的第二个侄子承嗣，至今，宁波张氏后人枝叶繁盛。

在抗击清兵19年战斗生涯中，张煌言出生入死，辄战千里，三渡闽江，四入长江。战功显赫。他被俘后，不为官禄引诱，誓不招降，并写下了壮志凌云、慷慨激昂的爱国诗《入武林》和浩气长存的《放歌》以明志。

张煌言转战到厦门后，因为当时的鼓浪屿已经被开放出来，成为时为官者的居住地，在筹备抗清大计之时，甚至一度也成为了抗清的大本营，部分办公都放在鼓浪屿，张煌言自然不可避免的要到鼓浪屿，而闲暇之余，他也喜欢在这美丽的小岛上纳凉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张煌言在鼓浪屿留下的诗两首。诗全文如下：

（其一）夏日过鼓浪屿，饮程琦嘉将军署中

入林偏爱晚凉生，灌木疏疏坠月明。鹤梦到山原独醒，蝉声绕树有余清。不堪归兴逢人急，真觉炎趋较世轻。相对素心聊一醉，盘飧何用五侯鲭！

（其二）新秋鼓浪屿纳凉，分得“簪”字

孤屿苍凉沁客心，偏宜散发坐长林。山川战后形容改，草木秋来情性深。影乱秋千知坠叶，声飘络纬似鸣琴。披襟已在芳洲上，尘俗何能解盍簪！

“入林偏爱晚凉生，灌木疏疏坠月明”，一派晚风吹凉，林木郁郁葱葱，海潮起落后的惬意舒爽。而“山川战后形容改，草木秋来情性深”，最能体味一代名将面对危局的感慨与担忧。正所谓山河虽好，护之乏力。英雄的孤独油然而生。





陈士京（？—1656），浙江宁波人，明崇祯年间进士。明末随鲁王朱以海举义抗清，授兵部职方司主事。清顺治五年（南明永历二年，1648年陈士京航海来鼓浪屿，辅佐郑成功，筑鹿石山房以居，与徐孚远等创立“海外几社”。陈士京是最早参加郑成功军队的人士之一，也是郑成功军中的重要人物。1646年12月，郑成功在烈屿（小金门）会文武大臣，定盟复明，次年移舟广东南澳招兵，陈士京就在那时参军。从1648年起，他定居鼓浪屿，并参与策划军国大事，有些重要事情郑成功还请他出马主持，郑成功还让儿子郑经拜陈士京为师。

1647年5月，郑成功移兵鼓浪屿，仍奉故主隆武年号。在国姓爷的认可下，陈士京往来唐鲁两阵营居中调停。1648年年底，在陈士京的建议下，郑成功决定归附永历皇帝，一番筹备之后，陈士京奉郑成功之命往广东肇庆朝见永历皇帝，从闽南往肇庆，一路迂回，路上盘缠用尽。书生身无长技，只能为人占卜算卦谋生前行。

到了永历朝中，陈士京三次上疏陈述军事，力主打通闽粤之路，以扩充南明政权实力。但此时，永历朝中党同伐异，陈士京慨然上疏，痛陈其弊。朝廷欲加封陈士京左都御史官衔，陈坚辞不受。第二年回到厦门，宣读诏书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公，这就是郑成功“延平王”爵号的由来。

返回厦门之后，陈士京见海上之师成功无望，永历朝形势日益恶劣，失望之余便择地在鼓浪屿的七星石旁（今乌礁路）筑屋安居，号曰“鹿石山房”。从此“引泉种花，感物赋诗，以自消遣”，自号“海年渔长”。

陈士京著作甚丰，著有《束书后诗》《喟寓》《厄言》《海年集》《海年诗内集》《海年谱》等，但传世不多。清代藏书家全祖望耗二十年时间才觅得陈氏遗稿，喜极而赋诗道：

逋叟风高汉管宁，半生心迹付沧溟。
海年竟向蛟宫尽，喟寓时呼蜃户听。
故国到今传义士，遗文不没有神灵。
昨挑七种新芽菜，把酒长吟醉一瓶。

全祖望将自己这位乡前辈之气节与汉末大儒管宁相比，为其遗文没有湮没而高兴，以至于设宴摆酒庆贺。不过全氏之后，又有战乱与文字狱不断，陈士京的文著又复难寻。只在清人徐兆昺的《四明谈助》寻到其四首杂作诗：

山林别自饶天地，樵牧何须变姓名？但使白云无我妒，饥寒坚处保吾生。
野水平桥春涨雨，人家高徙夜巢寒。天荒万里无分野，海阔诸峰失界疆。
老去据鞍犹壮士，年来束阁避书生。大鹏长啸思千里，无那春风不送行。
浮沉漫度乾坤厄，成败何殊潮汐过。俯首十年前后事，一回搔首一长歌。

“无那”即“无奈”。“大鹏长啸思千里，无那春风不送行”一句道出陈士京内心无限酸楚。其墓何以名“逋庵”，附碑何以称“明志士”，可由此揣知。

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郑成功北伐，委托陈士京参与岛上留守事务。是年陈病卒，年六十五。“茫茫鼓浪屿，以息逋臣翅”（《四明谈助》陈光禄营圻），继14年的岛居生活之后，陈士京又长眠于孤岛鼓浪屿。

陈士京墓原在鼓浪屿之笔架山，民国初年迁葬鸡山北麓。墓地1935年时遭临近人家围墙侵占，“屿人反对”方得以保存（1935年11月1日《江声报》）。



施琅 (1621—1696)，福建泉州晉江人，明末清初軍事家。早年施琅是鄭芝龍的部將，順治三年隨鄭芝龍降清。不久又加入鄭成功的抗清義旅，成為鄭成功的得力助手。積極參與海上起兵反清，是明鄭軍的重要將領。施琅曾經奉獻策略幫助鄭成功殺族叔鄭聯奪取廈門。

鄭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施琅，施琅借故殺了曾德，因而得罪了鄭成功。嚴厲的鄭成功立即誅殺施琅全家。施琅逃走，父親與兄弟被殺。原為鄭芝龍和鄭成功的部將，降清後被任命為清軍同安副將，不久又被提升為同安總兵，福建水師提督，先後率師駐守同安、海澄、廈門和鼓浪嶼，參與清軍對鄭軍的進攻和招撫，1683年率軍渡海統一台灣。

之前，施琅領軍攻台遇上台風不順，後調北京任內大臣期間，甚為貧苦，依靠妻子在北京當女紅裁縫貼家用所需。其間，鄭成功在台灣病逝。鄭經繼為延平郡王。1681年，鄭經病逝，鄭克塽繼位。七月，清廷大學士李光地上書認為攻台條件成熟，並推薦施琅。康熙帝採納了李光地的意見，授施琅福建水師提督，加太子少保銜，命其相機進取。施琅遂得積極進行攻台的部署準備，時年61歲。

1682年，康熙排除朝中反對意見，決定攻台。命福建總督姚啟聖統轄福建全省兵馬，同提督施琅，進取澎湖、台灣。1683年6月，施琅指揮清軍水師先行在澎湖海戰對鄭克塽水師，清軍獲得大勝。後鄭克塽率臣民降清。

其時，清廷內部對台灣地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，對是否留台存在爭議。施琅站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、鞏固沿海地區的社会秩序和保護中國海洋權益的高度，力主留台衛台。他上疏清廷，強烈建議在台灣屯兵鎮守、設府管理，力主保留台灣、守衛台灣。他的真知灼見打動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，清廷終於決定在台灣設府縣管理，屯兵戍守。施琅因功授靖海將軍，封靖海侯。福建晉江施琅紀念館有對聯出自康熙帝評價：

平台千古，復台千古；
鄭氏一人，施氏一人。

施琅二十六、三十一、六十九、福建晉江人，明末清初軍事家。早年隨鄭芝龍降清，後加入鄭成功的抗清義旅，成為鄭成功的得力助手。鄭成功在兵敗後，曾取廈門時，鄭成功下台，一度口罪施琅，而後施琅率軍攻台，父兄及兄弟被殺。施琅升為同安總兵，康熙帝採納了李光地的意見，授施琅福建水師提督，命其相機進取。施琅遂得積極進行攻台的部署準備。1682年，康熙帝決定攻台，命施琅與福建總督姚啟聖一起進取澎湖、台灣。1683年6月，施琅指揮清軍水師先行在澎湖海戰對鄭克塽水師，清軍獲得大勝。後鄭克塽率臣民降清。收復台灣後，施琅上疏時，清廷在臺灣屯兵鎮守、設府管理，力主保留台灣、守衛台灣。施琅因功授靖海將軍，封靖海侯。康熙三十五年，施琅逝世。其妻王氏、黃氏合葬。丙申三月，周吳氏於廈門。



郑成功（1624—1662），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镇人，明末清初军事家、明末抗清名将、民族英雄。本名森，又名福松，字明俨，号大木。其父郑芝龙，其母田川氏。明弘光时监生，郑成功1624年生于日本平户海滨。7岁时，从日本回国。20岁入南京太学。1645年，南明的隆武帝在福州即位，见他英俊非凡，才华横溢，且忠心耿耿，便赐他姓“朱”，改名成功，民间都称郑成功为“国姓爷”。1653年，经过谋士陈士京的谋划，南明的永历皇帝又封郑成功为“延平王”。1654年，郑成功“拨船护送”福清黄檗山隐元禅师东渡日本。一些学者认为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秘密使命。当时隐元即从厦门港启航赴日。

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，赐名成功，又蒙永历帝封延平王，郑成功在政治上获得了广泛支持。1645年清军攻入江南，郑芝龙降清，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。郑成功乃率领其父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，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。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海岛厦门和金门。1661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，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台南的驻军，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。但不久即病死。终年39岁。有《延平王集》行世。

史书上说，这个国姓少年于“丁亥（1647年）春，移泊鼓浪屿，与厦门相望”。自他的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后，郑家的地盘被家族成员或以前的一些兄弟占据。当时的厦门是沿海对外贸易的最佳地点，却为郑彩、郑联兄弟所据。郑成功几次攻城略地均告失利，面临着没有根据地的困难。

郑成功采纳部下施琅建议，1650年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后计杀族叔郑联，一举控制郑联的全部兵马，“海上军皆属焉，可四万余人”。拥有了4万多兵力的福地厦门。

郑成功取得厦门港，他父亲郑芝龙原来的海外贸易网被重新启用，重建海上贸易的基地，实现他“沿海地方，我所固有者也，东西洋饷，我所自生自殖者也，进战退守绰绰有余”的经济战略规划，可以从容筹粮积饷，制造船械。从军事上讲，厦门地处海疆要地，便于郑成功发展水师，有了经营海上贸易，直至收复台湾的稳固基地。

鼓浪屿是郑成功最初的根据地，他率师驻鼓浪屿前后四年，在鼓浪屿日光岩等要地屯营扎寨，设水操台练兵，为之后的收复台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郑成功在鼓浪屿的传说极为生动。

鹿耳礁传说印斗石、剑石是郑成功的玉印和佩剑变的，覆鼎石是郑军水师的饭锅（厦门称鼎）变的。

国姓井：郑成功亲自下井察看，顺手在衣袖上拂了三下。井底冒出了甘醇的泉水。

剑泉：当年挖井碰到大石头，郑成功举剑劈向顽石，但见顽石开裂，涌出清澈的泉水。士兵们就把这口井叫“剑泉”。

水操台：水操台是郑成功为收复台湾，操练水师的遗址。巨崖上“闽海雄风”四个字，圆润饱满，酣畅刚健。右前侧另一巨石上，刻着郑成功手书的一首五绝：“礼乐衣冠第，文章孔孟家。南山开寿域，东海酿流霞。”据说，这首诗是临摹郑成功的笔迹而刻的，底下还刻着“郑森私印”和“成功”两方印章。

龙头山寨：日光岩又称龙头山，与厦门的虎头山隔海相望，一龙一虎把守厦门港，叫“龙虎守江”。龙头山寨是郑成功当年屯兵鼓浪屿时建的工事，岩石上的圆孔是士兵搭架帐篷开凿的。

石刻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，在厦门历史上，郑成功是不可磨灭的名字，有关他的石刻多达20余处，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他在厦门的奋斗历程。

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的海上业绩，是中国海洋史上辉煌的一页。他最初在鼓浪屿训练士兵，鼓浪屿上关于他的石刻最多，有日光岩水操台当年留下的印记，有后人歌颂他的诗作，也有后人镌刻的他本人的诗作。后来，在施琅的建议下，郑成功智取当时控制着厦门本岛的海上枭雄郑联（今厦门万石岩的中岩还留有郑联的“玉笏”题字），从此把本部迁到厦门本岛，万石岩也因此留下了“郑成功杀郑联处”“郑成功读书处”等相关的石刻。循着这些石刻，可以身临其境地想象这位英雄当时的处境心境。

郑成功奔棋图
二〇一五年夏
厦门周美



陈永华（1634—1680），字复甫，明朝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，明末举人陈鼎之子，陈永华15岁时，其父任同安县教谕。清兵下福建时，据史料记载，就在同安城破之时，陈鼎自缢于同安孔庙中的明伦堂。陈鼎自杀。当年，15岁的陈永华惊闻父丧，入城求尸，身背父亲遗体，归负殓葬。葬完父亲，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陈永华，即刻投奔当时占据中左所（厦门岛）的郑成功，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生涯。

郑成功在厦门开府时，陈永华才23岁，后得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，与郑成功论政。陈永华对郑成功发表见解、分析未来，深得郑成功的赏识，并誉“永华乃今之卧龙也”，授予“咨议参军”之职，委为其子郑经之师，日后便成为郑家麾下的谋将。

《清史稿》中称，郑成功在世之时，已经“以陈永华为谋主，制法律，定职官，兴学校”。

1662年，就在收复台湾不久，因为一起家庭乱伦丑闻，连气带病的郑成功，竟然英年早逝。随后，郑氏集团内部，立现分裂苗头。在台诸将黄昭、萧拱宸等人，拿出不知真伪的“郑成功遗诏”，试图拥立郑成功五弟郑袭继位。远在厦门的郑经，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，率军赶到澎湖。同室操戈之战，似乎一触即发。

这时，陈永华表现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胸怀与气度。他向郑经建议说：“凡事应该先礼后兵，才能师出有名。郑成功突然病逝，国家无人，在台诸将，拥戴郑袭‘护理政事’（这四个字用得真绝），免得台湾军心、民心扰动，也不能说都不对。如今之计，大军就在澎湖驻扎，派人到台湾通知诸将，明确您（郑经）已继位，看他们是否退避、迎接，才能确定我军下一步的行动。如果不通知台湾诸将，贸然率军抵台，诸将必定以为要治他们的罪，举止慌张失措，保不准真会闹出什么乱子来。”

郑经接受了陈永华的建议。果然如陈永华所料，在台诸将大多不愿意掺入郑家内部的继位之争，纷纷采取观望态度。郑袭无奈，只得宣布退位，把军政大权交还郑经手中。只有黄昭、萧拱宸等数人，因顽抗被杀。台湾平稳过渡到郑经时代。

何丙仲先生说，陈永华近视。据《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》记载，1677年10月，陈永华曾交代英国商人“代购若干副特别之眼镜，并叮嘱勿忘”。何先生感叹：“郑成功时代的人物已戴挂眼镜，倒是少见。”

因为淡泊名利，主政台湾20年的陈永华，留下的文字竟然很少。1665年冬，陈永华向刚在台湾站稳脚跟的郑经提议，在台湾“建圣庙，立学校”，兴办教育，培养人才。当时，目光短浅的郑经，漫不经心地回答说，“（台湾）荒服新创，地狭民寡，公且待之”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

陈永华据理力争，郑经最终接受了陈永华的建议。1666年正月，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圣庙（孔庙），在承天府（今台南）鬼仔埔上建成，又在其旁宁南坊面对魁斗山的地方，兴建明伦堂（学堂）。3月，设太学院，陈永华自任院长，延聘教师，开始接受在台子弟入学。同时，他还令各村社“设学校、延师，令子弟读书”。其选拔人才方式，完全照搬大陆实行的科举制，三年两试，照科、岁例，开试童生，经州、府、院三级选拔考试，再经太学院学习合格后，授予官职。

台湾教育，从此步入正轨。如今，在台湾台南市中西区“台南文庙”大成坊，便是当年陈永华所创建。

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，陈永华任东宁总制使。这时三藩之乱爆发，受耿精忠之约，郑经率领大军进入大陆。郑经之子郑克臧监国，陈永华于是协助女婿郑克臧总管台湾政务，所以遭冯锡范、刘国轩嫉恨排挤。

与诸葛亮一样，陈永华深受信任，内修国政，外抗强敌，至少在他生前，保证了台湾地方政权的稳定与发展。

比诸葛亮更神奇的是，民间传说中，陈永华还与一个著名的地下组织密切相关。据说，创立“反清复明”秘密帮会“天地会”的总舵主陈近南，正是陈永华。

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三月，陈永华自请解除兵权，因忧悒成疾，当年在台湾病逝。郑经亲临吊丧，谥文正。后葬于天兴州赤山堡大潭山（今台南县柳营乡果毅村）。



郑经（1642—1681），一名郑锦，字贤之、元之，号式天，昵称“锦舍”，台湾明郑时期的统治者，郑成功长子，袭封其父延平郡王的爵位。

郑经曾经多次参与郑成功的战事。郑成功病逝承天府时，郑经人在厦门，闻叔父郑袭准备继位消息，在周全斌襄助下，前来台湾弭平郑袭，自称“招讨大将军世子”。但是由于郑氏内斗，导致1663年清朝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，金厦两岛沦陷，郑经便撤退台湾，将“东都”改为“东宁”，并伺机反攻福建。郑经在陈永华的辅政下，抚土民，通商贩，兴学校，进人才，定制度，境内大治。1681年3月17日，郑经于承天府去世，终年40岁。

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郑成功率师取台湾，命郑经镇守思明州（厦门），调度沿海各岛。当时郑经19岁，已娶尚书唐显悦之女为妻，但两不相得，与四弟之乳母陈氏私通，生下一子，取名郑克臧。当时的士大夫认为这是乱伦。

郑成功逝世后，在台诸将举郑袭护理国事，而黄昭、萧拱宸等人又以郑经“乱伦”、“不堪为人上”，拥郑袭为东都主，并分兵准备抗拒郑经。消息传来，郑经即在思明继位发丧，以陈永华为谏议参军、周全斌为五军都督、冯锡范为侍卫，整师准备渡台。郑经于十一月初一（12月11日）进攻台湾，战斗中黄昭被流箭射死，其余将领皆投降。郑经胜利后进入安平城，处死萧拱宸等人，并把郑袭软禁于厦门，结束了这场内斗。

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正月，郑经返回思明。六月，以其伯父郑泰支持黄昭拥郑袭拒己，假意置酒邀郑泰议事，伏甲兵而杀之。郑泰死后，其弟郑鸣骏、子郑缵绪即率所部入泉州降清。十月，清廷调集大军，会合投诚诸军及荷兰舰队进攻金、厦，郑经不敌，退守铜山（今东山县）。这时，耿继茂、李率泰又遣人议抚，郑经仍执前议，声言：“若欲削发、登岸，虽死不允。”

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三月，在许多将领叛去的情况下，郑经与洪旭等率师东渡，于初十日抵达台湾。到达台湾后，郑经继承郑成功的政策，分配诸镇垦荒，寓兵于农。在台湾建立行政体制，设立六部管理政务。把政事委于陈永华。陈永华善治国，督诸镇垦田，栽种五谷，插蔗煮糖，修埤晒盐，广事兴贩，国用日足。又采纳陈永华“建圣庙，立学校”的建议，并以陈永华为学院，“自此台人始知学”。还接纳洪旭“文事、武备，两者不可缺一”的建议，令各镇于农隙时教习武艺，“春、秋操练阵法”；并檄各镇，入深山采办桅舵，修葺、兴造船舰。平时装载货物，兴贩各国。从此，“台湾日盛，田畴市肆，不让内地”。

郑经退守台湾后，试图透过贸易来提升国力。因为清朝实施迁界令，他接受陈永华的提议，贿赂清朝将领进行走私。由沿海流民负责转运货物，当时台湾的汉人男多女少，甚至进行妇女的人口贩卖。流民也负责替郑军据守岛屿。

德川幕府是郑氏王朝重要的贸易伙伴，台湾大量输入日本银、铜、铅、盔甲，以支援战争的需要，双方的贸易量在1665年至1672年达到高峰，而为了加强郑、日的贸易关系，郑经允许日本商人住在基隆。

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郑经的邀请前来台湾，双方于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签订通商条约。郑经因此透过英国获得火药和兵器，英国人也帮助郑军训练炮兵，郑经还借用英军炮兵作战。

美国学者丹尼·罗伊（Denny Roy）认为：郑经在台湾虽然称为延平郡王、奉明为正统，但当时明朝实际上早已经灭亡，而清朝又尚未统治台湾，因此实际上台湾是独立政权。

郑经（1642—1681），一名郑锦，字贤之、元之，号式天，昵称“锦舍”，台湾明郑时期的统治者，郑成功长子，袭封其父延平郡王的爵位。郑经曾经多次参与郑成功的战事。郑成功病逝承天府时，郑经人在厦门，闻叔父郑袭准备继位消息，在周全斌襄助下，前来台湾弭平郑袭，自称“招讨大将军世子”。但是由于郑氏内斗，导致1663年清朝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，金厦两岛沦陷，郑经便撤退台湾，将“东都”改为“东宁”，并伺机反攻福建。郑经在陈永华的辅政下，抚土民，通商贩，兴学校，进人才，定制度，境内大治。1681年3月17日，郑经于承天府去世，终年40岁。



莫凤翔，字子瑞，清乾隆年间厦门诗人，著有《鹭门草》《碧山草堂诗钞》等。也许是由于只是地方诗人的缘故，与薛起凤一样，都是缺乏确凿的信史能够证明莫凤翔的生平的。从现有的一些资料，我们只能知道他曾与薛起凤、黄彬、蔡天任、张承禄、蒋国梁、林明琨、林遇青或张锡麟结为云洲八子。据记载，他们八人悬壶酩酊，和韵酬唱，放浪形骸，殆无虚日。常相邀在厦门以及就近的各个旅游胜地游览。并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诗歌。

其中万石植物园内，有一处太平石笑的景观，就留有莫凤翔的墨迹。这首诗还颇具几分禅意。“聚时能悟生公法，到处多倚古寺门。莫怪相逢惟一笑，更无心事对人言。”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莫凤翔这个人的性情如何，他倾慕的是山水之乐，对于世俗的事情，不愿过分地去执着，一切都依着自己的想法，或者自然的想法而去进行。是真正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

既然云洲八子常有结伴同游之雅兴，那么作为厦门本地的诗人，鼓浪屿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去处。莫凤翔写的关于鼓浪屿的诗歌。有一首有名的《鼓浪洞天》：

红尘飞不到龙头，休美仙家有仙洲。
百丈丹崖开洞壑，四周苍水绕林邱。
山猿捧果无今古，野鸟啣花自去留。
老尽往来吟社客，年年明月送孤舟。

明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，泉州府同知丁一中在小岛最高处的巨岩上写下“鼓浪洞天”四字，说明那时的鼓浪屿，已经是著名的旅游区了！鼓浪洞天，是厦门八景之一。

鼓浪屿唐宋时称“圆沙洲”“圆洲仔”，乃是因为小岛呈椭圆形，四周遍布沙滩，形象而称之。那时岛上巨石满坡，绿草丰茂，却渺无人烟，颇为荒凉。也因此诗人认为这里远离红尘，居所比神仙待的去处还要令人向往。高悬的巨石形成悠然神奇的洞壑，而沿着海岸逐步推高的大盆景，周边被绿水环绕。岛上的动物自在嬉戏玩耍，摘花捧果好不快乐。而旅人就没那么自在了，明月孤舟，依然远行。

从这首《鼓浪洞天》，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既超然物外的莫凤翔，一个懂得生活的情趣的诗人，他羡慕逍遥的人，由衷的发出“休美仙家有仙洲”的感慨。然而，一切自然的景象，包括山猿、野鸟的举动，在诗人的笔下都变成了自然的谐趣，也被作为人生无奈的对衬物。诗人在落笔处也表达了一丝人生的不得已的忧愁。只是“老尽往来吟社客，年年明月送孤舟”，在孤寂落寞的情绪下，却诗情画意地写出一幅明月孤舟的特有景致，意味无穷。



倪邦良，祖籍晋江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举人，被选拔为琼州定安县令。琼州（今海南岛）汉民与黎民杂处，他治理有方，爱民兴学。后父母病故，回籍。倪邦良的事迹被收录于（民国）《厦门市志》第507页。

古人想像中的神仙生活往往有音乐之声伴随，是谓“仙乐风飘处处闻”，所以明代后期有人称赞鼓浪屿是神仙世界，题以“鼓浪洞天”。可见鼓浪屿自古以来便具备滋生音乐文化的天然条件。当时的厦门诗人薛起凤在诗中提到日光岩曾作戏场，演出戏剧，诗人倪邦良还填词赞美岛上“风清夜，仙宫月满，歌吹遍雕栏”。

清代厦门词人倪邦良曾无限舒心地描述厦门的音乐情形：“风清夜，仙宫月满，歌吹遍雕栏。”这一类音乐似乎是著名的南乐。徐缓清幽，优雅淡远。

近代以来，鼓浪屿的音乐传统，显然更多地来自西洋。鼓浪屿称为“音乐岛”或“琴岛”。它的人均钢琴密度曾经居全国之最；具有近百年民间传统的家庭音乐会；小街深巷花底叶间川流不息的琴声和歌声；它所拥有相当专业化的音乐小学与中学……历年来，经郭小川、刘白羽、何为等许多文人的笔墨渲染，已经脍炙人口，钢琴家殷承宗的红极一时，使鼓浪屿更加名声大噪。现在，殷承宗经常从美国回来举办个人演奏会，有时在鼓浪屿音乐厅，有时仍然在古老的“三一堂”。这是因为，殷氏家族与教会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鼓浪屿音乐家林立，有擎天巨材，也有稚嫩幼苗，间与茁实青壮。其中有周淑安（1894—1974），我国现代音乐的前驱者，我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（儿子胡伯亮也是钢琴家）；有李嘉禄（1919—1982），著名钢琴演奏家、教育家，生前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授（顾圣婴是他的学生之一）；还有旅美著名指挥家陈佐湟，旅英著名钢琴家卓一龙，以及许氏四杰。

鼓浪屿的音乐环境追溯起来，除了地域上的优势、亚热带海岛风情、薪火相传的闽南千年古乐以及相对富裕的归侨生活方式之外，主要得益于它的宗教氛围，或者说西方文化精华部分的渗透。

如果历史能够穿越，倪邦良不知在一片钢琴声中，会做何感想？



黄日纪(1713—?),字门庵,号荔崖,清代龙溪县(今漳州龙海)人,他是清代以来厦门地区在各类户外载体题刻字最多的人。

乾隆六年(1741年)举家徙居厦门,当时黄日纪年约28岁,寓于醉仙岩天界寺读书,与住僧月松交游甚笃,时有唱和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黄日纪以生员入京在吏部中书科任中书,掌阁中文翰诸事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转吏部司任职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转兵部武选司任职,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升任兵部武选司主事。黄日纪功名不高,生员俗称秀才,官职品秩也不高,武选司隶属兵部,分掌武职官员选授,武官品极,武职官员袭荫等事。

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后因父病逝辞官回厦门,黄日纪从此长居鹭岛。他经常到各地游历,邀集诗人文士赋诗题咏自娱。

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黄日纪捐银六百两为天界寺创置斋田,辟榕林别墅,其范围遍及古风凰山即今天的厦门同文顶一带。黄日纪善于诗文,工于书法,终生勤于著述,著有《全闽诗雉》《嘉禾名胜记》《荔崖诗集》《榕林倡和集》等,成为厦门名士和文坛领袖。

厦门万石植物园是著名风景区,园区佳境颇多,而令人难以忘怀者,乃园区之摩崖石刻,其中尤以黄日纪诗文崖刻为甚。

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黄日纪捐银六百两为天界寺创置斋田,“仙岩四景”应是此时所题,黄日纪的四首七绝诗,以简洁诗句勾画出“醉仙岩四景”(醴泉洞、长啸洞、黄亭、旷怡台)的风情和内涵,恰如时人评其诗为“平淡如名泉之煮宋茶,无味而中含至味也”,而其书法则颇有赵孟頫之风,笔画干净有力,结体圆润飘逸,既有高逸的士大夫气息,也有散逸的文人味道。

黄日纪是厦门在各处题字刻石最多的人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全厦门400多处石刻中,宋朝1人题4处;明朝41人题63处;清朝151人题207处;民国89人题125处(建国后略)。单以个人来看,题1处2处的最多,明朝丁一中题7处,清朝黄日纪题15处,民国黄仲训题12处,释太虚题8处。所以,给厦门留下石刻最多的人是黄日纪。

黄日纪的题刻,不论楷书天界寺的“长啸洞”,或是行书诗刻“登街山亭远眺”“题虎溪岩方丈”,行笔稳健潇洒,轻重分明,可谓诗书俱佳的艺术品,登山时驻足欣赏,真是一种享受。尤其是太平岩寺木棉树下“太平古刹建何年”这首,堪称其代表作。

黄日纪编辑《嘉禾名胜记》等有关厦门景点与诗歌集子时,特别将他即将辟建的榕林别墅作为景点之一,并附上大量的题记和诗歌。

榕林别墅在凤凰山金鹭江道旁的同文顶周围,地处市肆之中。从所题文字和诗作中,可以发现当时的榕林别墅颇有规模,在原有六棵古榕和“凤凰”巨石的基础上,经过黄日纪的巧作,竟有了24景(雾隐楼、石诗屏、钓鳌亭、小南溟、半笠亭、三台石、百人石、踏云径、漏翠亭、披襟台、得月轩、摩青阁、漱玉峰、榕根洞、亦灵阿、赋闲亭、芄岛、洗心堂、适我居、养翻轩、小隐园、萃鹭台、凌虚台、小桃源),“凤凰”巨石上有名人题记达42处,除了他自己题的“古风凰山”外,还有当时清代重臣蔡新、汲县、宜阳知县廖飞鹏、文人薛起凤、后来的兴泉永道道尹周凯、文人林佶、黄任、王仁堪等名家的题记。

后来黄家败衰,榕林别墅的范围逐渐缩小,至民国十二年(1923),其核心部分已拆为基督教青年会。现在除“古风凰山”题石外,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榕林别墅胜景如此之多,一直到周凯主政厦门期间,古风凰山一带仍是他与幕僚登临观海、吟咏抒情的好去处。周凯的《闽南纪胜》诗书画一体,也将榕林别墅一番点染。

黄日纪过世年代不详,从其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冬季,自题“古风凰山”年份看,当时已65岁,已是黄昏之年。从其侄黄克明的《重修榕林别墅书事》长诗中发现,他在怀念先伯黄日纪的同时,提到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秋开始与邻居争榕林别墅的个别位置,可知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时黄日纪已逝世多年了。

黄日纪的遗作还有《全闽诗雉》《荔崖诗集》《榕林倡和集》《归田集》等。



徐继畲（1759—1873），山西代州五台县人。晚清名臣、学者，《纽约时报》称其为东方伽利略。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进士，历任广西、福建巡抚、闽浙总督、总理衙门大臣，首位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。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，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。

鸦片战争爆发后，徐继畲受命于危难之际，被派往福建海防前线，兼署汀漳龙道台。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，著有《禁鸦片论》，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。他主张既要严禁鸦片贸易，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。

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，一贯慎言战争、不主张“轻启战端”的徐继畲，立即挺身国难，身先士卒，坚决抵抗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四月，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，福建边疆骚动。时厦门告急，徐继畲沉着备战，亲自调集民兵，采集大木排，沿江钉立排桩，堵塞港口，指挥军民同仇敌忾，扼险固守。敌知有备，未敢侵扰徐继畲防守的地区。次年（1841年）七月，英军攻占厦门。徐继畲督兵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，誓与城池共存亡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惨败告终。对徐继畲而言，这是一针清醒剂，令他幡然猛醒。身处战争一线，徐继畲眼睁睁看到清王朝二百余年全盛之国威，转瞬之间竟被远道而来的“英夷”击得粉碎，文武将帅，连续捐躯流血，而不能伤英军之皮毛。徐继畲意识到，大清朝再也不能自欺欺人、闭目塞听了。要避免再次挨打，就要冲破藩篱，真实地了解外部的世界。

鸦片战争结束后，徐继畲接连升职。出任福建布政使时，道光帝召见徐继畲，命他办理厦门、福州两口的通商事务。在繁忙的政务之余，徐继畲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访问西人，耳闻笔录，搜集资料，“披阅旧籍，推敲考订”，创作《瀛环志略》一书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末，徐继畲在厦门认识最早登陆鼓浪屿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，徐继畲称他为“西国多闻之士”。此人是徐继畲一生洞识西方世界的关键人物。相识之初，雅裨理在日记中回忆说：“一天下午，我们带了尽可能多的资料送给他，这是在他约定的短时间里尽力为他提供的。”雅裨理是为了自己的传教使命而来，他把《新约全书》等基督教书籍送给徐继畲，试图通过这位封疆大吏把“上帝的福音”传递到更远的地方。而徐继畲对雅裨理一再宣扬的“天国”教义不感兴趣，却对他带来的“绘刻极细”的地图册表现出巨大的热情，而且对世界史地知识愈来愈感兴趣。他把与雅裨理的接触，当作学习域外知识的极好机会，表现出了解外部世界知识的迫切愿望。雅裨理在日记里也无可奈何地写道：“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，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。”

雅裨理为徐继畲提供的珍贵的世界地理、历史和政治知识，在客观上促成了《瀛环志略》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诞生（经“五阅寒暑”，数十次易稿，1848年终于问世）。就在《瀛环志略》付梓的同一年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也在欧洲问世。《共产党宣言》震撼了欧洲，《瀛环志略》也在大清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层层波澜。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，《瀛环志略》具备鲜明的觅新知于域外的理性精神，徐继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力求尽可能准确、详细地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，使此书以高出同辈之上的独特见识，而大大区别于其他同类著述，堪称“开眼看世界”思潮中独特的文化标本。

1868年3月29日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引起全国注意的重要评论。此文论述一位清朝官员因研究科学被撤职，并遭到皇帝放逐，长达18年。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志专著，名为《瀛环志略》。因为这本书的诞生，从此“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，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……对中国人来说，研究夷人历史，肯定险象环生，而这位地理学家，正直勇敢，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”。

美国人盛赞为“东方伽利略”的人，就是早已寂然隐退的徐继畲。



蔡牵（1761—1809），福建同安人。家境贫寒，幼丧父母。每天走街串巷，挑担叫卖土虾母为生。一次，在社里富户钟姓门口卖土虾母，不小心，溅了一点卤汁在钟姓的纺绸裤上，被钟姓富豪指着鼻子臭骂一顿，非叫他舌头舔干净不可。他受此侮辱气愤不过，于是下决心铤而走险。第二天，故意再到钟家挑衅，把整桶土虾母扣在姓钟的头上，然后下海聚众起事去了。

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蔡牵下海为盗寇，船帮驰骋于闽、浙、粤海面，劫船越货，封锁航道，颁发令旗通行证，收“出洋税”。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，率船队攻厦金的大担、二担山，500余众登岸，夺炮13门。清廷命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赴闽造大舰30艘，铸炮400余门往攻。

蔡牵还率领海上武装力量攻打台湾鹿耳门，洗劫官仓里的几千石粮食，用来周济他的会帮。清廷曾派兵舰围剿他，反被蔡牵击败，他打败了浙江总兵胡振声所带领的闽浙两省水师，还用大炮打死了浙江提督李长庚，从此声威大振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蔡牵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号，率领船只攻打台湾，占据沪尾（今台北县淡水镇），奉明正朔，建元“光明”，祭告天地，散札设官，自称“镇海威武王”，威胁到艋舺（今台北龙山区）、府城（今台南市）一带，全台为之震动。清朝政府见形势严重，命令闽浙水师提督王得禄，浙江提督邱良功，集两省兵舰，入台征剿，合兵围攻。海盗军长期作战，伤亡甚重，内部分裂。

蔡牵战败退走，王得禄督师穷追不舍。蔡牵的座船驶到温州的黑水洋，船底漏水，无法逃脱。他不愿投降，就引炮把自己的座船炸沉，妻小及部众250余人沉海而死。这支海上武装就这样覆灭了。

日光岩下这片海域，是蔡牵十分熟悉的战场。他经常把劫来的宝藏藏在鼓浪屿。

鸦片战争之前，清朝厦门港的防务策略是围绕防范海盗打劫而制定的，但遇到大股海盗，也无可奈何。1802年清廷配备在大担屿上的多门火炮竟然被蔡牵劫去，蔡牵成为金厦东南沿海一带出名的海上武装集团首领。据说，他经常把海上抢夺来的金银财宝藏在鼓浪屿的山洞里。山洞位于鼓浪屿西南角，旗尾仔山下，今鼓声洞五个牌墓地附近。洞口草灌丛生、繁密，靠近海边，无人知晓。洞内高大、阴森可怕、坡度陡，洞口挖有陷井，洞内可斜攀到出口，出口延伸到鸡母嘴边，只有蔡牵本人认得怎么走，而外人都会丢进陷井里。从洞口出来，走几步就到鸡山路，经晃岩路再通往龙头路摆渡码头，可过渡到厦门本岛，或划船回同安老家。这是蔡牵的秘密通道。

鼓浪屿有一摩崖石刻，幅高8.5米，宽6.6米，阴刻楷书352字，由清代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撰文于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。该石刻记载了王得禄在三和宫前整修战船、募款兴修三和宫并率师进剿蔡牵武装力量之事。该石刻保存完好，虽宫庙不存，但所保留的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，是目前厦门面积最大的一处摩崖石刻。

